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古代兵經

薛公

上冊

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印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

古代兵經
存公

冊 上

第九戰區司令長官司令部印

古代兵經

總目錄

第一 孫子

第二 吳子

第三 司馬法

第四 尉繚子

第五 黃石公素書三略

第六 姜太公六韜

第七 諸葛武侯心書

古代兵經 總目錄

第八

唐太宗
李衛公問對

第九

戚少保治兵語錄

第十

增補曾胡治兵語錄

古代兵經

吳子目錄

圖國	一
料敵	二〇
治兵	三三
論將	四七
應變	五八
勵士	六九

古代兵經

吳子

吳子者。吳起所著之書也。起嘗殺妻以求將。嚼臂以盟母。其忍固不可言。然而用兵。司馬穰苴不能過。是以君子遺其行而取其材。噫。豈嫂受金者。不失爲漢之謀士。食人雞子者。不失爲衛之良將。吾方以能取人。何暇恤其他。此吳起之兵法所以傳也。

圖國

吳起儒服。以兵機見魏文侯。

人言文武異途。兵儒異道。縉紳之士。豈甲冑之臣所輩哉。今吳起以兵機見文

侯。而乃儒服者。不其矯與。非也。起固曾子弟子也。舊常儒服矣。詎可於一見之間而變之乎。妻敬嘗曰。衣帛衣帛見。衣褐衣褐見。不肯易服者。所以自重也。况儒者知兵。古人重之。儒服而以兵機見。亦其宜也。儒服卽哀公問者是也。文侯者。魏斯也。吳起本魯人也。見疑於魯。聞魏文侯賢。而往見之。安得不儒其服。而兵其機哉。雖然。鄺食其以儒服見漢高祖。而高祖慢之。叔孫通以儒服見高祖。而高祖憎之。吳起以儒服見文侯。而文侯且見焉。豈高祖好士之心。不及文侯耶。不然也。

高祖之起。方與壯士守四方。豈儒服者所能辨哉。而文侯襲祖宗之業。方切於求賢。師子夏。式十木。故吳起得以此見之。時有不同。不可以一概論。

文侯曰。寡人不好軍旅之事。起曰。臣以見占隱。以往察

來。主君何言與心違。

驅鷹犬而赴林藪。語人曰。我非獵也。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。操網罟而入淵海。語人曰。我非魚也。不如捐網

罟而人自信。文侯而不好軍旅之事。何不去備撤具。而使人自知之。又何以口舌爭哉。大抵觀人之迹。可以知人之心。觀人之已爲。可以知人之所未爲。見者迹也。隱者心也。往者已爲也。來者未爲也。觀其迹可以知其心。觀其已爲可以知其未爲。是雖家置一隊而曰吾不爲是。其誰信之。何者言可以欺人。而實不可以欺人也。文侯心之所好者。在於軍旅之事。而乃語人以不好。是言與心違也。而吳起乃能揣而知之。故曰。他人有心。予忖度之。

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。掩以朱漆。畫以丹青。爍以犀象。

冬日衣之則不溫。夏日衣之則不涼。爲長戟二丈四尺。短

戟一丈二尺。革車奄戶。纓綸籠轂。觀之於目則不麗。乘

之以田則不輕。不識主君安用此也。

此吳起指文侯所作之事實而言之也。斬離皮革。掩以丹漆。

爍以犀象。此正周官函人為甲也。斬。斷也。離。折也。斷折其皮革以爲用。而籠之以朱漆。堅以犀象。此非爲甲而何。長戟短戟。此乃周官鷹人為鷹器之制也。攻國之兵欲長。故長戟以二丈四尺。守國之兵欲短。故短戟以一丈二尺。革車奄戶。纓輪籠轂。此正輿人為車之制也。革車則有革以爲固。奄戶。則掩其門也。纓輪。則致飾於輪。籠轂則以物掩轂也。甲之爲甲。以冬日衣之則不溫。夏日衣之則不涼。車戟之用。觀之於目則不麗。乘之以田則不輕。此乃攻戰之具。有其具而曰不好其事。果安用此哉。

若以備進戰退守。而不求能用者。譬猶伏鷄之搏狸。乳

犬之犯虎。雖有鬪心。隨之死矣。

無善基。有善奕。無勝兵有勝將。兵而無將。是以其卒與敵也。今文

侯雖有守禦之備。而不得良將以用之。亦徒然耳。是以宣王修車馬備器械。非方叔

召虎之徒。則無與成功。晉人秣馬利兵。蒐乘補卒。非樂書卻缺之徒。則無以全勝。今文侯雖有其備。可以進戰退守。而不能求用之人。宜不猶伏鷄搏狸。乳犬犯虎耶。伏鷄者。伏而育其子者也。乳犬者。乳而飼其子者也。彼其心慈愛。唯恐物之或傷其子。而狸虎或害之。彼必與之鬪。雖有鬪心。然其勢不敵。死之必矣。吳起此言。欲文侯以己爲將也。

昔承桑氏之君。修德廢武以滅其國。有扈氏之君。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。明主鑒茲。必內修文德。外治武備。故當敵而不進。無逮於義矣。僵屍而哀之。無逮於仁矣。

天下之事。未有偏而無弊者。太剛則折。太柔則顛。剛柔相濟而德成。寬則民慢。猛則民殘。寬猛相濟而政和。況文武並用。長久之術也。其可偏廢乎。承桑氏之君。一於文而不知武。故滅其國。有扈氏之君。一於武而不知文。故喪其社稷。皆偏而弊者也。承桑氏之所爲。其宋襄乎。宋襄務行仁義。而反喪其國。偏於文之弊也。有扈氏之所爲。其州吁乎。州吁阻兵安忍。而自取隕身。此偏於武之弊也。明主鑒茲。故內則修文德。外則治武備。示不偏勝也。舜雖敷文。而有苗之征。文雖修政。

而有崇之伐。虞周之君。爲能兩盡之也。故以文德則修於內。武備則治於外。蓋愛人者。聖人之本心。而治兵者。禦敵之一術。二者其可偏廢乎。然而兵之所用。亦
有仁義而已矣。事得其宜之謂義。可爲而不爲。是無斷也。故當敵而不進。則無及
於仁義。宋襄之不鼓不成列。非義也。爲民除害之謂仁。坐視其死而不救。是無愛
也。故偃屍而哀之。則無及於仁。宋襄之不擒二毛。非仁也。子魚言之。公不之從
。而欲竊仁義之名以取信於後世。吾固知宋襄之未仁義也。

於是文侯身自布席。夫人捧觴。醺吳起於廟立爲大將。守
西河。與諸侯大戰七十六。全勝六十四。餘則均解。闢

土四面。拓地千里。皆起之功也。

有非常之禮。而後可以待非常之才。有非常之才。而後可以立非常之

功。醺廟之儀。大將之任。此豈常禮哉。君身布席。夫人捧觴。所以致其敬也。醺之於廟。所以告其神也。立爲大將。所以重其權也。觀武王問立將之道。而太公告廟西面北面之禮。則醺之於廟。其儀非輕也。觀高祖之拜韓信。而蕭何則欲以爲大將。則立爲大將之任。非輕也。而吳起之才足以當其任。故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

。其他則鈴和解散之無所損傷也。故能闢土四面拓地千里其功又何如耶。謂之皆起之功也。言起之功。非他人所及也。獨不聞養驥之說乎。騏驥良馬也。一日千里。是必居之幽閑豐之芻秣。而後可以責其千里。任將之道。可不厚禮重其權。而能得其用乎。

吳子曰。昔之圖國家者。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。

堯典曰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

明。協和萬邦。黎民於變時雍。此何說也。教百姓而親萬民之說也。百姓。百官族姓也。萬民。民也。百姓言教。而萬民言親者。蓋百官者教文所自出。故以教言。萬民則欲其從上之教。故以親言。禮曰。以教官府。以親萬民。正此說也。昔之圖國家者。必先諸此。故於百姓則教之。而人習於戰。於萬民則親之。而人無異情。教之所宜。合上下而言之。故以百姓言。是百官與民。皆在其中也。至於親之。則止於萬民而已。故以萬民言之。晉張昭兵法。亦舉此以至退生爲辱矣。因知吳子之法爲可法也。

有四不和。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。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。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。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。是以有道

之主。將用其民。先和而造大事。

周禮大司馬大閱之法。以旌爲左右和之門。羣吏以叙和出。

夫旌爲軍門。而名之以和者。蓋師克在和。不在衆。商周之不敵。有自來矣。此軍之所以貴乎和也。和於國而後可以出軍。李郭在朝。相勉以忠義。此和於國也。乃若趙旃魏綺。求卿求公族。不得而欲敗晉軍。是豈和於國耶。不和於國。其何以出軍。和於軍而後可以出陣。晉之四軍無鬪。八卿和睦。此和於軍也。乃若周瑜程普俱爲都督。以不睦而幾敗國事。豈和於軍耶。不和於軍。其何以出陣。和於陣而後可以進戰。晉之師乘和師。必有大功。此和於陣也。乃若蕤子以偏師陷。而因以敗績。是豈和於陣乎。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。和於戰而後可以決勝。張遼李典不以私憾忘公義。乃率衆破權。是和於戰也。乃若羊斟怒而陷宋師。豈和於戰耶。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。不和之害。如此其大。是以有道之主。將用其民。豈不先和而後造大事。荀卿曰。仁人在上。卜下一心。三軍同力。孟子曰。天時不如地利。地利不如人和。是以先和其民。而後可以造大事也。武王問鬻子曰。和可以守。而嚴可以守。曰。嚴不如和。和之固也。又問何可以攻。曰。嚴不如和之得也。又問。何可以戰。而嚴可以戰。曰。嚴不如和之勝也。牧野之戰。周之所以克商者。蓋以亂臣十人。同心同德。有臣三千。惟一心故也。其視受有臣億萬。惟億萬心者爲如何。

不敢信其私謀。必告於祖廟。啓於元龜。參之天時。吉

乃後舉。

斷之於己。不若稽之於神。稽之於神。不若求之於天。私謀之所及。一己之見也。不敢信其私謀。則斷於己者。有所不足恃也。告於祖廟。啓於元

龜。所以稽之神也。稽之神。亦有所不足恃。故必求之於天。參之天時。所以求之天也。夫如是。既得其吉。而後舉而用之。必有成功矣。昔武王之克商也。非武王之私謀也。載木主而行。告廟之意也。夢叶朕卜。啓之元龜也。至於白魚入王舟。火流于黃屋爲鳥。又天之時也。秦誓曰。襲于休祥。戎商必克。茲非吉乃後舉乎。

民知君之愛其命。惜其死。若此之至。而與之臨難。則

士以進死爲榮。退生爲辱矣。

以愛民爲心者。必不敢輕用其民。以愛君爲心者。必思所以報其君。上以此心待之

。則下以此心應之。理之必然也。夫處兵戰之場。擁立屍之地。人情之所甚畏也。今而從役於斯者。乃以進死爲榮。退生爲辱。以上之用我者。愛惜既至。而未嘗敢輕。故士之思報其上。必死而後已。故寧就死以爲義。而無幸免以偷生也。古之人所以病者。求行弁賞。願戰者。皆所以爲報也。而況君之愛惜之至。詎不知所報耶。

吳子曰。夫道者。所以反本復始。義者。所以行事立功。

謀者。所以遠害就利。要者。所以保業守成。若行不合

道。舉不合義。而處大居貴。患必及之。

聖人爲治於天下。豈一端而足哉。因其時而施其序

矣。道以致治。是爲無兵之時。義以制治。是爲有兵之時。謀以圖治。是爲用兵之時。要以保治。是爲寢兵之時。方其時之無兵也。必以道綏之。求其初心。還其固。有逐末者。使之反本。遂終者。使之復始。所以致治也。及時之有兵也。必以義理之。發之以陽。會之以陰。於以行征伐之事。於以立征伐之功。所以制治也。既有兵矣。勝負未可知。而欲用之也。故有謀以決之。以之遠害就利。所以圖治也。害就除。利既就。於此而可以寢兵矣。故有要以持之。所以保業守成而以保治也。凡此者。治之有方。用之有序也。昔武王以有道之資。而觀兵孟津。欲紂之有悛心。此武王反本復始之道也。不得已而遂有牧野之師。此武王行事立功之義也。謀之太公。所以遠害就利也。歸馬放牛。所以保業守成也。不惟武王盡之。至於列國之諸侯如楚文王者。亦能知之。止戈爲武。亦返本復始之道也。定功之說。亦行事立功之義也。所謂禁暴救亂者。非遠害就利之謀乎。所謂保大者。非保業守成之要乎。

。武有四德。而文王能盡之。其伯諸侯也。宜矣。若夫所行而不合於道。所舉而不合於義。以之處大。則以大自傲。以之居貴。則以貴自驕。曾保守之不思。是自貽患也。故患必及之。此秦始皇之所以不再傳而亡也。

是以聖人綏之以道。理之以義。動之以禮。撫之以仁。此四德者。修之則興。廢之則衰。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。

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。舉順天人。故能然矣。

天下有四德。聖人不能違。聖人

施四德。天下不能違。聖人之兵。聖人之德也。德寓於兵。故人見其德。而不見其兵。是以人之所爲。有不合於道者。吾則綏之以道。使之各安其業。而無悖理之憂。有不宜於義者。吾則理之以義。使之去逆效順。而無失宜之憂。又且動之以禮。使之少長有序。上下有等也。撫之以仁。使之鰥寡得所。孤獨得養也。凡此者。天下之所以望治於聖人。而聖人所以爲治於天下非一端而足也。故能道以綏之則民安。義以理之則民治。禮以動之則民化。仁以撫之則民利。是四德爲可偏廢耶。湯武之君。修此四者。故興。若夫桀紂之主。廢而不能舉。又豈得而不衰哉。建中於民。

王道蕩蕩。此湯武綏之以道也。以義制事。惇信明德。此湯武理之以義也。以禮制心。重民五教。此湯武勸之以禮也。克寬克仁。大賚四海。此湯武輔之以仁也。湯武惟修此四德。故湯討桀而夏民喜悅。其所以喜悅者。悅其德之備而足以慰天下之心也。武王伐紂。而商人不非。其所以不非者。亦以其德之備而足以慰其心也。是以不惟人與之。而天亦與之。湯武而不能舉順天人。何以至此哉。易之革曰。湯武革命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

吳子曰。凡制國治軍。必教之以禮。勵之以義。使有恥也。夫人有恥。在大足以戰。在小足以守矣。

辭讓之心禮之端也。羞惡之心。

義之端也。人人皆有是心。卽是心而教勵之。則可以有恥矣。古之人內而制國。無異於治軍。外而治軍。無異於制國。是何也。禮義無異理也。故教之以禮。則民知遜而可以有恥矣。教之以義。則民知惡而可以有恥矣。一或悖乎禮義。其誰不恥哉。夫人既有恥。則教勵之者至。而無所用而不可矣。故以之大則可以戰。以之小則可以守。此教勵之效然也。晉文公大蒐以示民禮。出定襄王以示之義。文公所以教之勵之者至矣。城濮之役。胥吏以避楚爲辱。欒枝謂思小慧而忘大恥。則不如戰。

區區一晉。猶以此可伯。況君天下者乎。張昭兵法曰。軍國之大者。令士知禮義廉恥。士不知禮。則寡識君臣貴賤之等。士不知義。則寡識忠於國孝於家。士不知恥。則苟且明黨敗軍亂國。動無所畏。昭之此言亦知治體也。惜其分禮義廉恥而爲四。夫豈知教以禮勵以義。而民必知恥也哉。柳子曰。廉恥義之小節也。不得與義抗而爲維。由是而觀。則昭說不無失之一偏也。昭之所言。非昭失也。管仲實開其端也。

然戰勝易。守勝難。

古今固有戰勝而亡。敗而興者。殺函之敗。而繆公伯秦。會稽之棲。而勾踐伯越。由敗而興也。虢有桑田之勝。

而虢公亡。晉有鄆陵之勝。而厲公死。由勝而亡也。蓋旣敗之後。必能赫然興怒。以求償前日之恥。故其心懼。懼則興。旣勝之後。偃然自大。不復知有所戒懼。故其心驕。驕則敗。此其所以亡也。小民之家。無故而得百金。非有大福。必有大咎。何則彼之所獲。不過數金。其所得者微。而所用者狹。無故而得百金。則驕其志而喪其所守。雖得之必失之。秦有六國。競競以強。六國旣滅。訕訕而亡。此戰勝之所易。而守勝之所以難也。湯武之心。身致太平。得乎守勝者也。至若唐太宗。嘗謂侍臣曰。勝思平定天下。其守之其難。魏徵公曰。戰勝易。守勝難。陛下此言。社稷之福也。以太宗之所言與徵公之所答。宜其謹守盈成。不圖遠略可也。奈